

[Indietone] 盧鎮業訪問 獨立路上見步行步

By trace, December 29, 2011

是他也是你和我，獨立精神可以貫徹在每個人的生活當中，**you are your own hero**，Indietone 欄目將會聯擊走訪各路獨立音樂，分享他們的世界，以及其獨立音樂之選。

來到城大，盧鎮業的母校，我們坐在整座學系大廳唯一的 cafe——Pacific Coffee，開始訪問。

這位 20 出頭的男孩，從無數無關的獨立電影導演，一夜之間轉身一變成爲一家香港少女們們幻想中的終極白马王子。在機緣巧合下，盧鎮業將夢囈的邀請在香港電台的「女人多自在」系列《幸福的旁邊》中飾演「表弟」何添君。何添君在酒吧做 bartender 玩音樂，一見鍾情愛上楊淇飾演的女主角，發生一夜情，女方年紀較他大，但何添君想都不想就下決心和她結婚生子，與之偕老，故事其實老套，但何添君的瀟灑漫到不行，難怪各位 OL 都看得如痴如醉，不自覺對何添君這個弟弟產生幻想。

何添君會紅，大概是因為大家都已經看膩了那些風塵、檫檯檯風的戲仔，突然有一個性格型的何添君殺出來，便仿如一場清風。對了，說著說著，卻忘了今天的主角是盧鎮業，不是何添君。

在城大的 Pacific Coffee，我不其然問爲什麼大學的 cafe 又是由大計團經營，想不到卻說起了盧鎮業與傳媒控投投標制度的不公，作爲城大畢業生，他毫不忌諱，他絕對感戴城大給他的教育，但面對社會的不公，他在任何情況，不論得罪誰都一樣要說出來。

盧鎮業說，真實世界的盧鎮業不如何添君那麼吸引，沒有打燈，很靚，但當我坐在咖啡館，聽他充滿熱忱的訴說自己對電影、社會的理想，不簡單，也很纏綿。

B: Bitetone

盧: 盧鎮業

拍獨立電影 找尋淹沒了的聲音

B: 中學畢業之後，就入讀城市大學的創意媒體課程？爲甚麼會選這一科？那時候，已經知道自己想拍片？

盧: 高中時候參加影片比賽，贏了獎，覺得自己似乎對拍片有一點點天分。我讀書成績不好，所以畢業時候，便決定去學拍片，有人跟我說城大的課程好，於是就打算投標進來了。那時候不知道這裡學什麼，只知道有片拍。後來發覺學到的是遠超我原本所想像的，例如新媒體的藝術、攝影、文化理論等，大大擴闊了我對媒體的認知。

很記得開學時候，有老師出來做簡介，他說：「城大最好的地方，不是將你塑造成哪一個專業的人，而是令到你的視野更寬闊，成爲一個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麼的人。」這幾年來在城大讀書，讓我看到很多的可能性，或者因爲我們從小到大只接觸到主流商業電影，我在入讀之前，以為電影的拍攝手法來去都是那麼般，但進來城大之後，接觸到較為實驗性的作品才開始知道，原來有這麼多其他風格或內容的可能性。



B: 今時今日，拍獨立電影，大概都不爲了賺錢，你拍電影，又爲了什麼？

盧: 香港是資本主義掛帥的社會，什麼都是商品化的處理，大家都會問，你拍電影不賺錢，拍來幹嘛？但爲什麼我們做任何東西都一定要賺錢？其實賺錢以外，有沒有其他的價值？

做獨立電影，真的不是爲賺錢，爲什麼要做，是因爲我覺得在主流電影圈或社會的主流律裡面，有些聲音是容不下的，而那些事情是需要被提起的、需要被討論的，獨立精神的可貴之處，就是將這些需要被提起，但被主流陣淹沒了的，拿出來討論。

找工作、拍片，全部都不在預計之內，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，不知不覺的向獨立導演這個方向邁進了一步又一步，所以我一直都是「見步行步」。

至於工作，一直都延沒有去找全職的工作，那時候有些同學一直做 freelance，所以我們決定一起來份開 studio，做一些廣告、MV、wedding 的工作，現在就靠這個維生。結果，最後沒有成爲打工仔，雖然錢賺得不多，但生活方式快樂。

不刻意 keep 人氣 繼續專注做自己

B: 你在《幸福的旁邊》中飾演何添君，有想過會一炮而紅嗎？

盧: 拍攝時候，當然完全沒有想過會一炮而紅（笑）。拍《幸福的旁邊》，學到了很多，一方面從專業層面上學習如何做導演，另一方面又從他身上學習演戲。拍攝的過程中，我其實是忙的，自己經驗不多，在排戲時候都被人轟了很多次，但很感謝楊淇，爲了建立默契，在休息時間會將她花時間和我溝通。



B: 你認爲你和何添君相似嗎？

盧: 本質上其實是相似的，愛情觀也相近，但我和何添君的最大分別就是我把他更加向內和尊重，我自己一定不會做 bartender 和一定不會搭訕，就算我表哥來喝過，都不會去搭表哥的訕吧（笑）。我自己都很少去酒吧和 chubbing——應該就是沒有去過。

B: 繼續何添君這個角色，你突然獲得很高的知名度，彷彿被冠上了一個新的身份。在這方面你心理上會有掙扎嗎？很多人喜歡你，但似乎其實都是因爲何添君，不是因爲本身的你。

盧: 你的問題寫得很好，因爲基本上已經替我吞了（笑）。我的確認爲觀眾喜歡的是何添君，不是我，我很清楚事情的本質。麥曦彤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導演，她成功地將何添君這個角色色透出來，而我只是碰巧演這個角色的人。我經常說，如果這個角色少了楊淇做，他一樣也會紅。我從微博看到觀眾的 feedback，看到他們都很喜歡何添君的性格和對他的想像，再加上我在鏡頭前打了燈，皮膚滑了的樣子，你現在看到我真人，都知道我的樣子很靚（笑）。我不會拒絕辭在這崗位，我會記得自己想做的是什麼，那就是獨立電影，所以不會不捨得這些虛名。雖然這樣說很虛偽（笑）。

B: 跟著下來，你覺得自己可以維持這個人氣嗎？還是你根本沒有考慮過要刻意去維持？

盧: 當然想要維持，但要善用什麼方法。我本身是做獨立電影的，所以我盡量不遵從主流或商業的軌道去做。很多人跟我說，你應該先做了商業的東西，成功了之後再做自己的想做，但這對制度是沒有好處的。

爲什麼獨立電影那麼難做？很多人說，商業電影都有不少有獨立元素的，例如許鞍華，甚至杜琪峰都會做很多很深層次的東西，但應該不應說是這樣子的。不應該是一些已成名的人才資格去拍獨立東西，任何人都資格去拍，而只要作品有相當的水平，他都應該有一定的影響力。我不認同商業的方法先保有人氣，因爲這樣的話，我只是從從數規則，但如果我本身不認同這些規則的話，我覺得我不需要去爲他們抬槓。

獨立音樂 x 獨立電影

B: 有沒有接觸香港獨立音樂？

盧: 我懶拉歌聽，所以聽得不多，但也有一些喜歡的，例如 King Ly Chee, Chochukmo, 還有 Pusshi Ta-chi——好 X 正！每次在社連場面見到他們，就覺得很有能量，嘍，還有黃衍仁，他比較少在獨立音樂圈出現，因爲他純粹在社連團玩音樂。

B: 你對獨立電影較熟悉，有沒有看到香港獨立音樂和電影之間有什麼相似或不同的地方？

盧: 我會說獨立音樂對比起幾年前成熟了很多，或許因爲場地多了，所以圈子都出來了，例如 hardcore 有自己的圈子，jazz 有自己的圈子，不過，獨立電影、獨立音樂，大家都面對同樣的難題，圈子存在，但選擇讓你無法玩下去。工廠便

至於賺錢與否，很老實說，我的自資作品，暫時有兩部（《春夏之交》、《那年，春夏之後》），都沒有賺錢，因爲根本不會有票房的存。做的放映都是幾十人的小型放映。

我大學的最後兩年，繼續反高議和五區公投，我開始留意政治。我覺得這個社會有些不妥當的地方，而這些不妥當在學校、社會沒有人提，就算社會上有人提，都會立即被人標籤或管轄。於是我會想說：「喂，事實的全貌不是這樣！」社會主調經常說年輕人很激進，但其實他們的承擔有 10 小時立法會門外靜坐，討論政策、理念，而只有 2 分鐘是衝鋒。但講稿就只集中報導那 2 分鐘，其餘的 10 小時就過口不提。我認爲，既然自己對這些東西有負擔，就要用較爲擅長的方法去回應。對於我來說，電影就是我回應的方法。

B: 對於香港獨立電影圈的生態，有什麼看法或感受？

盧: 一直以來都不知道自己是否屬於獨立電影圈的一分子，因爲連這個圈是否存在都不能肯定。什麼是香港獨立電影圈呢？每年 film school 出幾百位學生，每位都拍過畢業作品，都可以歸類爲獨立導演，但這又是否構成了一個獨立電影圈呢？大部分學生都是拍完就算。



然後，我們有好幾位獨立導演，例如曾翠珊、崔信允，但說到底，獨立電影圈人不多，力量不夠大，接觸的面向不夠廣，有人說，獨立電影圈是你走進商業主義之地的險術，這是非常恐怖的法。因爲它意味著獨立電影永遠都要歸屬於商業電影，但它的本質其實是迥然不同的——商業電影在資本主義的邏輯下是必須要賺錢的，至於它在賺錢的框架下如何去發揮創意則任由它，但獨立電影卻是拋棄金錢回報的。

我剛剛去完東慶電影節，看到當地的獨立電影圈很有生氣，真的存在一個圈子，而每一個獨立電影人都很有社會面向，香港的獨立電影人未必如是。有位和我同年的動畫導演，在慶功宴上當天衝了上台，rap 關於共產黨的歌——在大陸這個如此封閉的地方，這些人在沒有自由的情況之下，竭力嘗試用不同的做法去談自由，而香港人最有自由，卻偏偏最不珍惜。香港人不願意去談社會談政治，但不是因爲社會已經很好，而是因爲他們認爲已經有叫作「自由」的東西，所以不用去發聲了，但其實社會依舊是很不公道的。

在香港，我們容許獨立電影的生存，但獨立電影可以走得多遠，接觸的人有多少，發行系統是否完善呢？政府沒有給予獨立電影補助，今時今日，大家提到香港電影，都只會想起商業電影，沒有人知道香港有獨立電影。

B: 在香港做獨立電影，一定有很多難關，是一個不斷停頓，又不斷重生的過程，你做導演過程的最大挫折是什麼？你又如何在不斷遇到挫折時候，堅持不放棄？

盧: 我覺得我是相對幸運的，金錢對我來說不是很大的難關——我也有過拮据的時候，譬如《那年，春夏之後》時，我整個 9 月和 10 月都沒有 job，沒有收入，對於其他人來說可能很嚴重，但可能因爲我平時花費不多，所以對我來說不算困難的時候。

最大的挫折，反而是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。每次回想製作的過程，就會自責爲什麼浪費了那麼多時間在「籌」。

早前《號外》找我做訪問，讓我用一個句子總結這一年，我說我是「見步行步」。剛剛那兩年，我每做完一件事之後，以爲就完了，但意想不到的是一浪接一浪。例如畢業作品，當時我以為那是最後一次，便用盡所有力氣去做，做完以後就要投身餐餐役役的上班族生活。怎料，後來老師跟我提議用紀錄片的 footage 再多做一套紀錄片出來，報名 festival 試試，結果真的人選獨立電影節。再後來，放映完畢，本來打算申請在香港國際電影節做聯絡工作，我的老師又來電，說要確認想找我做演員。《幸福的旁邊》之後，接著又有《香港愛我》，然後報名《鮮浪潮》又入圍了，半年時間還有

是最明顯的例子——政府決定要用那些地方來賺錢，說你要做藝術，便西九吧，但其西九本身已經 block 了一堆人，於是我們隨隨轉轉的土壤很少。

我相信獨立音樂圈未來會更加堅實，因爲他們將會不斷見面、碰撞，但獨立電影圈未必會見面，大家存在於較爲虛無的空間，兩者的發展的方向也許會有所不同，但大家始終都是同樣面對高地價和經濟主導的衝擊，甚至藝術家都也一樣。

B: 作爲一個年度回顧，可否和我們讀者分享幾件你覺得今年最值得一看的獨立電影？

盧: 《不約約》、蔡文文《導演》

蔡文文 2 萬元自資拍攝的 feature-length 電影，他一直籌集的放映，慢慢建立口碑，現在終於在麗方有上映，證明真的可以透過不斷的努力建立到一些東西。電影主要講述社會的經濟如何令一個人的意志或理想萎縮。

已故日本導演小川紳介的紀錄片

雖然不是香港的，但是來年 1 月 14 日會有這位導演的放映（編按：香港獨立電影節節目《古屋數村》）小川紳介的紀錄片主要圍繞六、七十年代日本社會的抗爭，他的作品特別之處是，會和抗爭者一起生活，譬如三里塚系列，紀錄日本興建造成機場時候，將大批農民趕走，他便拍下那些農民如何去處理。他與農民一起生活了好幾年，拍了差不多 10 幾年。這個拍片方式，非常值得去學習。

「爲什麼我們的拍片方式只有一種？」

B: 在這個中環價值至上的世代，你選擇了成爲一個導演。有什麼話想跟年輕人分享？

盧: 年輕，負擔相對不大，我認爲我們應該趁這段時間，學懂批判這個時代。爲什麼中環價值要成爲至上，已經值得思考。爲什麼我們的社會只管賺錢，爲什麼我們沒上大學，已經要爲畢業後的工作出路打算？爲什麼我們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種——打長工，用每天全部的時間去勞動，回家睡覺，然後第二天繼續勞動，只剩下週末兩天是悠閒的？這件事是很恐怖的，爲什麼我們勞動之餘沒有東西可以發展出來？爲什麼我們社會的文化事業，都是圍繞賺錢？我們的音樂、電影、藝術，都是爲了賺錢！

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想像一下中環價值以外的可能性，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生活方式——讀書、找好的工作、組織家庭，全部都很個人化，其實我們可以再多思考其他可能性——回歸《香港愛我》的主題，我們不切試談試談於阿理，多關心他人發生什麼事情，多參與公共的事情。

B: 最後，可否談談短期內的動向？

盧: 正在剪《那年，春夏之後》的 feature-length 版本，再在電影節放映，希望有發行機會，還有將會爲城市大學《人生 28》的高中生活創作紀錄片做分享，鼓勵高中生思考人生中不同的可能性。

此外，重慶、香港、台南三地最近創立了「華人民間電影聯盟」，三地會各自找 3 個導演（共 9 個），每人做 10 分鐘的短片，而我有幸能參與香港的部分，在電影的範疇來說，畢竟一般只有 3 個途徑，自資、找投資者或政府資助，3 種都是很難群眾的過程。今次的做法將擺脫這個框架，在民間集資，製作過程中導演亦會和民眾溝通聯繫，使作品成爲真正屬於民間的東西，所以非常令人期待。

謝謝盧鎮業接受這次的訪問，如果你有興趣再認識多一點盧鎮業，可瀏覽盧鎮業的面書頁。